

普通民族学概论

第一册

С. И. 托尔斯托夫等主编

科学出版社

普通民族学概论

第一册

C. П. 托尔斯托夫 等主編

周为錚、金天明、吳 玉 譯

科学出版社

1960

С. П. ТОЛСТОВ, М. Г. ЛЕВИН И Н. Н. ЧЕБОКСАРОВ
ОЧЕРКИ ОБЩЕЙ ЭТНОГРАФИ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57

內 容 提 要

“普通民族学概论”是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集体编写出版的一部系统的民族学著作。这部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阐述了世界各族的起源和发展变化及其现代状况，彻底批判了为帝国主义殖民奴役服务的资产阶级民族学，无情地揭露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对弱小落后民族的非人压迫和残暴屠杀，严正地谴责了种族主义者对有色人种的无端歧视和暴行，驳斥了资产阶级的种族优劣论，而以具体事实说明了世界各人种、各民族都是同样优秀的，各族人民都具有高度的智慧和创造能力。

本书为第一册，在引论中介绍了人类的起源、各个种族的划分、现代人的形成和人类在地球上的分布过程；它介绍了世界各种语言、语言的分类、语言与种族的关系，介绍了苏联民族学关于经济文化类型和历史民族区的学说。在阐述澳大利亚和大洋洲、美洲和非洲的民族志时，简单介绍了其历史经过，土著居民在殖民化以前的文化与生活状况、经济和生产活动、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叙述了欧洲资本主义强国向这些地区的殖民经过，如何残暴地驱逐、屠杀，有的甚至杀绝了当地土著民族居民，以及阐述了各该地区的现代民族成分和各族居民的现状。

这是对帝国主义者殖民奴役和种族歧视的一篇有力的控诉书。

С. П. 托尔斯托夫 等主编
普通民族学概论

第一册

周为鈺、金天明、吳 玉 譯

*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 117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 061 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

1960 年 4 月第一版

书号：2161 字数：211,000

1960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27

(京) 0061—3,700

印张：9 13/27 插页：45

定价：2.05 元

編 者 的 話

本書的任務是要對世界各族人民作一簡略的民族學描述，報導他們的民族成分和民族歷史，他們的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和社会制度的特點。在每個篇章中，主要注意的現象，是最明顯地反映着各民族文化與生活的民族特點的。

引用經濟資料和歷史資料只是為了更好地闡明和理解民族學的事實。“普通民族學概論”不僅是供專業人員用的，而且是供更廣大的讀者閱讀的。這部書係由蘇聯科學院米克路霍-馬克萊民族學研究所的同志們集體編寫。

本書將分三冊。第一冊中包括整部書的引論，它應該向讀者們介紹世界各族在人類學上、語言上和歷史文化上的分類。它是由列文（М. Г. Левин）和切博克沙羅夫（Н. Н. Чебоксаров）執筆的，並廣泛利用了托爾斯托夫（С. П. Толстов）於1939—1941年和1945—1950年在莫斯科大学講授的普通民族學的速記稿。

“澳大利亞和大洋洲民族志”概論係由托卡列夫（С. А. Токарев）編寫。С. П. 托爾斯托夫也參加編寫了闡述這一地區的各族起源及社會制度的各節。

“美洲民族志”概論係由莎列夫斯卡婭（Б. И. Шаревская）編寫，她利用了研究所準備出版的集體著作——“世界民族志”（Народы мира）叢書中“美洲民族志”（Народы Америки）一書的材料。^①

① 阿維爾基葉娃（Ю. П. Аверкиева）、布洛克維斯特（Е. Э. Бломквист）、布朗達（С. Брандау）、季別爾特（Э. В. Зиберт）、佐洛塔列夫斯卡婭（И. А. Золотаревская）、肯札洛夫（Р. В. Кинжалов）、利普施茨（Б. В. Липшиц）、莫拉特（В. П. Мурат）、奧爾洛娃（Е. П. Орлова）、托卡列夫（С. А. Токарев）、霍羅沙葉娃（И. Ф. Хорошаева）、什普林青（Н. Г. Шпринцин）、契爾諾夫（З. С. Чернов）等人的文章。

“非洲民族志”概論係奥尔杰罗格(Д. А. Ольдерогге)編写,并有奥尔洛娃(А. С. Орлова)和奥霍金娜(М. В. Охотина)参与。

这本分册中新繪的地图是由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的民族統計和制图部的同志們:安德利昂諾夫(Б. В. Андрианов; 澳大利亚和非洲的各族現代分布图),別尔金娜(М. Я. Берзина; 美洲各族現代分布图)編制的。

在“概論”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布罗克(С. И. Брук),格罗茲杜娃(И. Н. Гроздова)、利彼茨(Р. С. Липец)、利斯托娃(Н. М. Листова)、涅尔塞索夫(Г. А. Нерсесов)等同志的很大帮助。

諾維茨卡婭(А. П. Новицкая)和拉依特(М. В. Райт)参与选择了这一分册的插图。

本书第二分册将闡述亚洲各族,第三分册将闡述欧洲各族。

目 录

編者的話.....	i
引論.....	1
澳大利亚和大洋洲民族志.....	47
美洲民族志.....	99
非洲民族志.....	193
参考文献.....	248

引 論

(种族、語言和民族)

“民族学”(этнография)这一名称,象許多其它的科学名称一样,是从古希腊文来的,直譯过来就是“各族人民的記述”。实际上,民族学知識的根源起于对各族人民生活方式的記述报导,对他們的文化与生活的特点的記述报导。現在,全面地研究各族的生活方式也是民族学的主要对象,而对人民生活的生动現象的直接观察則是民族学的最主要来源。但是,現代的、特別是苏联的民族学不限于简单的記述这些現象,而且研究它們的发展、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約。

因而,民族学是历史科学的一部分,它研究世界各族人民的文化与生活,研究他們的起源、分布和文化上历史上的相互关系。民族学首先以現代各族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主要采用直接观察的方法,而以描述物質文化、社会制度、思想意識、民間艺术等等的現有形式为基础。同时,民族学与任何的历史科学一样,不限于記載現代的現象,而且研究它們的历史渊源,它們的形成和发展。因此,民族学的对象包括:研究各族的文化生活特点形成的历史,各族过去分布和迁徙的历史。因此,研究余存現象,即研究产生于过去时代还繼續保存于現代各族人民生活中、但在頗大程度上已失去其原有的内容和意义的那些現象,在民族学研究中有很大意义。民族学家主要根据直接观察的結果,同时也广泛利用文字史料。

民族学中以文字史料和考古資料为基础的部分,是研究現代各族人民过去的文化与生活状况或現在已不存在的各族人民的文化与生活状况;有时把这部分作为民族学的一个独立部分,称为历史民族学。

关于世界居民的民族成分、关于各个民族的分布情况、关于他们的文化生活特点的精确知識，明显地具有認識的作用。民族学資料特別对于解决原始社会的历史問題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論意义。現代的某些民族由于历史上的某种原因而在发展上落后了，并在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上保留了古老的形式，他们生活中的事实，使我们能闡明整个人类的遙远的过去。

民族和国家的实际需要使民族学这門科学深入到了生活中。研究与本族有关的其他民族，这个要求是民族学起源的最早因素之一。經濟和政治的联系、防御和进攻的需要，都要求人們去研究他族的生活方式、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社会关系和生活形态。伟大的地理发现时代及其后欧洲人在美洲、澳大利亚-大洋洲地区、南非和世界其它地区的殖民时期，有力地刺激了民族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时代殖民体系的建立是与民族学知識的蓬勃发展同时并进的。許多民族学机构、科学团体和杂志的組成，以及民族学的各主要学派和派別的形成，正是在这个时期。在帝国主义国家内，民族科学是直接为殖民政策服务的。民族学研究的任务和方向是由殖民机关的任务决定的。这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资产階級民族学的各主要派別的极端反动的性質。功能学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它是在殖民体系发生危机的基础上产生的，企图給殖民主义者創造克服这种危机的手段。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学的知識具有原則上不同的用途。在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特别是象苏联这样的国家，民族学知識乃是建立正确的民族关系和制定民族政策的基础；这种民族政策保証着各族人民在爭取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亲密友誼和兄弟合作。充分照顧各民族的民族特点，这象一条紅綫似地貫穿在苏联共产党的一切決議中。191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俄第七次（四月）代表會議的決議中就已說到，在实现民族自決的政策时，必須考虑各个民族的“經濟和生活的条件”。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決議要求在“适应于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条件”的形式下发展和巩固苏維埃国家，要求把“熟知当地居民的生活与心理的”人選到国家机

关里来。

正是由于这些实际需要，我国开始发展旧有的和建立新的民族学科学机构。苏联政府在开展民族学工作上化了很大资金，广泛吸收了民族学家们来解决民族政策中多种多样的实际问题。

民族学的知识过去是现在也还是在确定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形式的发展方针时非常必要的。只有民族学的知识才能在各族人民的大量文化遗产中间分清那些是合理的、进步的，值得加以重视和支持的；那些是有害的残余，是阻碍前进运动的。现在，由于各加盟共和国权力的大大扩展，民族学知识的这一用途乃具有更大的迫切性。如果没有民族学的知识，简直就不能正确制订物质文化物品（服装、用具等等）的生产远景规划。

民族学知识对于深刻了解社会发展各阶段的各族历史是完全必要的。民族历史，这不只是如何取得生活资料的历史，它包括着该族的住屋、服装、饮食、家庭结构、广义的生活形态等等历史。民族历史，这不只是人民为自己的理想而斗争的历史，同时还是他们的世界观，民间知识和宗教信仰、礼仪和习俗的历史。人民的生活是多方面的，只有研究生活的一切方面才能阐明它的真正科学的历史。

民族学与许多科目有联系：社会史、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和地理学。在这些科学和民族学之间有许多中间的部门。十分显然，一个民族的社会史中的事件对该族的文化与生活起着最重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正确理解这些事件也要求全面的考虑该族的文化生活特点。民族学家在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成历史和民族起源的问题时，经常利用考古学资料。而考古学在确定古代居民的经济形态、物质文化、社会组织 and 思想意识时也利用民族学资料。民族学资料往往对于研究某种语言的具体历史、研究语言的同化与分布等等有着真正的帮助。记载各民族古时的许多生活特点的民间口头创作是民族学研究的重要史料；至少，民族学资料对于分析民间口头创作资料是必需的。在研究民族起源（этногенез）的问题上，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关系最大。最后，地球上民族分布的问

題，民族学范围内的民族統計和民族分布地圖的問題，則与地理学极接近，并且一般是包括在地理知識的系統之內的。民族学的这一部分有时称为民族地理学。正象民族地理学是民族学和地理学之間的中間学科一样，民族人类学是民族学和人类学之間的中間学科。民間口头創作既可以看作是文学的一部分，也可以看作是民族学的一部分，因而也就是此两者之間的中間領域。最后，語言学中研究澳大利亚、大洋洲、非洲、美洲、亚洲北部不久以前尙无文字的各族語言的那些部分，同这些民族的民族学交織得极为紧密，往往称之为“民族学的語言学”。

为了正确理解民族学的任务，把“族”(Этнос)一詞的概念在这个历史科学部門中所包含的內容确定起来，是很重要的。族，这是在历史上形成的，由共同領域、共同語言和共同文化所联系着的人們羣体。除了“族(народ)”一字以外，民族学家們还經常用“民族共同体”一术语。这个概念比前一个更广些，因为一些在語言和文化上相近的族也可以总称为“民族共同体”，一个族中具有一定的語言特点和文化特点的部分也可以称为“民族共同体”。例如，俄罗斯族无疑是世界最大的民族共同体之一。同时，語言上互相是亲属和文化上有許多特点相似的所有斯拉夫各族(包括俄罗斯民族)也是一个确定的民族共同体。最后，俄罗斯族中具有某些独特的文化生活特点和講俄語的各地方方言的各个地方羣体(白海沿岸的波莫尔人、西伯利亚的原居民、頓河的哥薩克及其他等)也可以称为民族共同体。

对这些地方性的民族共同体也用“民族学集团”(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группа)一术语来表示。

一切民族共同体——从最小的、由数百人組成的民族学集团起，至最大的族或整个一批族的綜合体为止——都有特点使之与人們的其它一切社会团体(階級、职业团体、政治团体等等)有本質的不同。因为民族共同体作为地域-語言-文化的統一体，存在于人类历史的整个进程中，存在于一切社会經濟形态中(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显然，研究这些共同体

中的人們的生活方式的民族学，它所涉及到的是从远古到現在积累起来的文化生活現象。

各个历史时代的民族共同体彼此有很大差別。对于阶级产生以前的原始社会，民族共同体的典型是通常由几个民族組成的部落。氏族和部落的特点是：属于其中的全体人們認為他們有共同的祖先，都意識到自己的血統亲属关系。原始公社制的民族共同体的最明显的特征正應該是血亲联系。随着这个制度的瓦解和阶级的形成，人們之間的血亲联系逐渐为一种新型的联系——地域联系所取代。地域联系的基础是組成一个地域公社、比邻公社或还称做“农村”公社的各个家庭的共同生活和共同經營的經濟。取代原始公社制时期的民族共同体的新型民族共同体，已以人們間的地域联系为基础，并分裂为对抗性的阶级。奴隶制时代和封建时代的这些共同体，在民族科学中往往称为“部族”。現在存在的絕大多數族都是在封建时代形成的，并正是作为这个历史时期的“部族”而开始了他們的历史。例如，东斯拉夫的一切民族（俄罗斯族、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以及苏联以外的欧洲各大族，如德意志人、法兰西人、英吉利人、意大利人等等就是属于这类。

随着資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又一种新型的共同体，在历史科学中称为“民族（нация）”。民族与其以前的各种民族共同体一样，以具有确定的領域和語言以及專門的文化特点为特征。但与封建时期的部族不同，民族还有一个特点是具有共同的經濟，即以存在全民族的內部市場为基础的經濟联系。并不是一切帶有封建結構的部族都变成了民族的。民族結合过程最早开始于第一批走上資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荷兰、英国，稍迟一些如法国及其它国家），依資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又扩展到欧洲其它国家，然后扩展到全世界。在許多落后的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国家里，这个过程现在还未結束。世界上有許多民族在他們从阶级产生以前的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中被納入了殖民体系，当时他們民族共同体的型式还是部落。殖民当局为了巩固帝国主义的奴役制度，力

图保存部落組織,把它作为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的主要組織形式。他們千方百計地阻碍新的社会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發展。部落和封建小公国的分裂,生产力和新的社会关系发展的停滯,阻碍了殖民地国家土著居民中間的民族形成。只有現在,各民族的强大解放运动消除着这些阻碍。这些国家中民族的形成所具有的特点,只有具备了精深的民族学知識才能理解。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俄国开始了资产阶级民族改变为另一个新型民族——社会主义民族——的过程,社会主义民族不同于资产阶级民族之处,首先在于其阶级成分,以及同其他民族的相互关系和民族文化的特点。

苏維埃制度和与之有关的文化发展促进了过去各个分散的民族学集团联合为具有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的共同文化的統一民族。

在“普通民族学概論”中,讀者可以看到現代世界各种民族共同体——部落、部族和民族——的民族学簡述,以及关于他們的起源和文化史的基本概況。但是在作这个簡述之前,有必要談一下几个一般历史性的問題,首先是人类的体質类型的形成問題和人类的种族区別的形成問題,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最初阶段的問題,各語系和世界居民的各大經濟文化类型的形成問題。

人的起源和人种的分类

各种生物学科目——比較解剖学、胚胎发生学(关于胚胎发展的科学)、古生物学(关于化石有机体的科学)及其他等——的实际材料确实地証明:人按其起源是同哺乳类动物,特别是同类人猿密切联系着的。这个最初在查理士·达尔文的著作中确切論証了的原理,現在已为所有的苏联学者和其他国家的进步学者所接受。

現在由于古生物学的成就,根据在非洲、印度北部、中国、西欧各国和南高加索发现的骨骼残余,知道了一些化石类人猿。这些古猿中間最有意义的是所謂的“森林古猿”(“дриопитеки”,字意为

“森林里的猿猴”),这种古猿大概在距今二千万年至一千万年以前生活于南亚和欧洲。根据許多研究人員的意見,森林古猿一方面可能演进为人,另方面可能演进为黑猩猩和大猩猩,它們在体質組織上比一切現代的动物都更接近于人。最与人相近的是所謂南方古猿,在南非发现了它的大量遺骨。这种古猿在构造上很接近于人的可能的祖先,但是許多人类学家认为,它們毕竟不是人的直接祖先。这种意見是根据南方古猿的地质年代;它們生活的时代已經有了真正的人。

在格魯吉亚的烏达布諾地方的发现(1939年)有很大的意义。在那里发现的类人猿——烏达布諾古猿——的两个牙齿有許多与人齿相似的特征。烏达布諾古猿的地质年代要比南非的南方古猿更古。但是由于烏达布諾古猿的遺骨殘破,暂时还不能作出完全有根据的判断。

第三紀的古猿变为人的必要前提,是他們从树上生活过渡到地面生活,这一过渡显然与气候的变化(水分减少)和因而发生的森林面积的縮小有关。我們远祖的生存条件的这些变化引致了他們的“手已变成自由的了,現在它已能够获得日新月异技巧,而这样获得的更大的灵活性已是世代相传并且一代比一代增长起来了。”^①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而人的祖先的整个机体的逐渐改造、他們的大脑和感觉器官的进步发展和人所特有的、具有抽象和推理能力的人类意識的形成,都是与劳动有关的。随着人的出現,就产生了一个完全新的因素——社会,社会同猿羣的基本区别又在于劳动。由此可見,人类起源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劳动。恩格斯写道:“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并且是重要到如此地步,以致我們在某种意义上應該說:劳动創造了人本身。”^②

关于在地球历史第三紀和第四紀之交发生由类人猿变人过程的那块陆地的地理界限問題,对于人类分布問題有巨大意义。大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81頁。

② 同上,第80頁。

部分人类学家认为,形成人的地区是位于热带,因为只有在热带大概才能居住习惯于暖和气候的古类人猿。无疑,这个地区不包括美洲和澳大利亚,因为那里从未生存过高级猿猴,并且到现在为止既没有找到最古的人的遗骨,也没有找到他们的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的痕迹。在欧亚两洲的北部也很少可能发生由猿变人的过程,因为在那里没有发现类人猿的化石,而且它们未必可能在那里生存过。然而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即自北纬 50° 以南地区,以及整个非洲,在理论上都能归为形成人的地区,因为这里的气候在第三纪末和第四纪初的时候是暖和的。古类人猿的遗骨的一切发现也都集中在这个领域之内。在关于由猿变人的地区的问题中,俄国地质学家 П. П. 舒什金院士的见解值得重大注意,他认为,开闢的山地地形在人的祖先由树上的生活方式过渡到地面的生活方式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而这类地形在中央亚细亚和西亚以及南高加索^①是最典型的。现在苏联某些研究人员(例如 Г. Ф. 捷伯茨)是支持这种观点的。

人的古代祖先——第三纪的化石类人者——还不是人,因为他们尚未利用人工制造的工具,人所特有的社会劳动过程实质上是从使用人造工具开始的。真正的人,或专门的人类学术语所谓的人类(Hominidae),在第四纪初,即大约离现在一百万年以前,才在地球上出现。最古的人类的遗骨,最初是荷兰学者叶甫盖尼·杜伯哇于1891—1894年间在爪哇岛的垂尼尔附近发现的。在发掘时发现的骨骼有头盖骨、大腿骨和几个牙齿,这些遗骨的所属者得名为“爪哇直立猿人”(Pithecanthropus erectus,意即“直立行走的猿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爪哇还发现了爪哇直立猿人的几个头骨和长骨骼,他们是生活在冰期以前的炎热带气候条件下的。在离垂尼尔不远处与发现爪哇直立猿人的地层大致同时代的地层中,发现了粗糙的石器——“手斧”或可能是最古的爪哇人类制作的打击器。

^① 最近根据苏联科学界研究结果,重新划定欧亚两洲界线,高加索划入亚洲。

——譯者

迟于爪哇直立猿人，約距今 60—40 万年以前，有与之相近的中国猿人 (*Sinanthropus pekinensis*, 全称“中国猿人北京种”)。1929—1937 年間中国地質学家裴文中和其他学者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山洞里发现了中国猿人的許多骨骸。中国猿人成羣地住在山洞里，制造了各种粗陋的石器，会使用火(虽然可能还不会取火)，从事于猎捕各种动物，在周口店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骨头。1954 年，中国学者在山西省丁村附近发现了大量古代人的石化了的骨骸和牙齿，还有一些石器。这种人称为“丁村人”，他大概稍迟于中国猿人。

法国学者查克·弗羅馬热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久在中越北部的黄土沉积层中发现了顱骨和白齿，这对于最古人类的分布地区問題有巨大意义，这个黄土沉积层在時間上看来与保留了中国猿人殘骸的周口店山洞地层相近。所以很可能，在第四紀中期(如果不是更早的話)，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广大幅員上，即从爪哇(爪哇直立猿人)到华北(中国猿人)，就已住滿了最古的人。1947 年在非洲最南端的斯伏尔特克兰斯山洞里发现了大約属于第四紀前半期的很原始的人的下顎骨。这个发现对于人类起源和人类最初分布問題也有不小意义。照許多特征看来，它應該属于最古的东亚人科类型之一種。某些人类学家把斯伏尔特克兰斯的顎骨列为人科的特殊一种，称之为“海角地区的节兰猿人”。这个顎骨无可爭辯地証明着人早已进入南非。不久以前(1954—1955 年間)，在阿尔及利亚有阿舍利型手斧的地层中发现了三块下顎骨和一块顱頂骨，发现它們的法国学者卡米里·阿兰布尔根据它們分出了古人科的一个新类型——“阿特拉猿人”。

海德堡人在形态上与爪哇直立猿人，特别是与中国猿人，显然也很相似；对于海德堡人我們只是根据 1907 年在德国海德堡附近約 25 公尺深处与第四紀中期的一些古代动物殘骸一起发现的一件下顎骨而得知的。除了古人类学資料之外，考古学的材料，即第四紀初期和中期的簡陋石器的发现，也証明着最古的人广泛分布在亚洲、非洲、欧洲的热帶和温帶。除了中国和爪哇外，在印度尼

西亞的其它島嶼、在中印半島(印度支那)、在印度的各地(特別是在北部)、在西亞、在非洲大陸的東部和北部、在從高加索到比利牛斯半島的南歐和中歐地區,都有過同樣的發現。

爪哇直立猿人-中國猿人-海德堡人羣體的第四紀早期人類的後代是所謂的“尼安德特人”,它是由尼安德特地方(在德國杜塞爾多夫城附近)而得名的,因為1856年曾在那里發現了冰河時期的人的一些長骨和一個頭蓋骨。尼安德特人的殘骸很多。在蘇聯境內,在克里米亞的辛菲羅波爾附近的基克-柯巴洞中發現的看來屬於成年婦女的肢骨和破碎得很厲害的小孩骨骼(1924年蓬奇-奧斯莫洛夫斯基發現),在南烏茲別克斯坦的切舍克-塔什山洞中發現的一個8—10歲的小孩的完好的頭骨和一些骨骼(1938年奧克拉德尼科夫發現),都屬於尼安德特人。在蘇聯境外,在歐洲許多國家,南非和爪哇島都發現了尼安德特人或與之相近的古人的遺骨。近來報導在中國北方內蒙古自治區發現了這個時期的人的牙齒。^①

分布在廣大領域內的尼安德特人無疑有幾個地方變體或種族。例如,在歐洲和在亞洲西部很明顯看出有這樣的兩個變體:歐洲種和地中海-巴力斯坦種;在歐洲種中,尼安德特人的一切基本標誌表現得最為突出,在地中海-巴力斯坦種中則發現有一系列的進步特徵(比較直的額和高大的頭骨穹隆、大腦的前頭部和額部較為發達、骨頭的厚度較薄及其它等)。這些區別大概是由於歐洲的尼安德特人生活在寒冷的冰期氣候的不利條件下形成的。他們住在山洞里或懸岩的簷下,製造了各種石器,其中最典型的是尖狀器和刮削器;進行集體狩獵,獵取獾、毛犀、穴熊等等大動物;他們顯然也從事於採集業;很善於利用火。可以推測,尼安德特人是用獸皮作為衣服的。

儘管尼安德特人在體質類型上和經濟與文化的發展水平上比

① 按即河套人,1922年8月發現於河套東南角的薩拉烏蘇河地方的舊石器時代遺址里,屬於更新統中期(約距今十八萬年至四十萬年),晚於中國猿人,自成人類發展的一個階段,與歐洲的尼安德特人相當。——譯者

爪哇直立猿人、中国猿人和海德堡人都前进了很大一步，苏联的許多研究人員还是把人类的上述各种代表者統治的整个漫长时期看作是一个历史时代——旧石器时代的前期，相当于“原始游羣”（列宁語）——人类社会組織的最古形态——存在的时期。这个时代的社會生产力还很发展。用木头和石头做成簡陋的工具。人們主要从事于狩猎、采集，亦可能从事漁业。关于旧石器时代人們的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自然知道得不多。“原始游羣”的人数显然是相当多的，在遺址中堆积有很大量的工具、燧石刮片和被吃掉的动物的骨头証实了这一点。但人口却是非常稀少的：各个人們羣体之間彼此很少相遇；在同一地域—經濟羣体中的男女之間必然具有性交关系。有理假設，在这些最古的人們中間已有了有声語言，尽管它是很簡單的、原始的。

現代人（Homo sapiens）的形成

距今數萬年以前，从旧石器时代的前期到后期的过渡时期，是古人的体质类型及其經濟、社会和文化发生巨大改造的时代。現代人（Homo sapiens，意为“有智慧的人”）^①的形成正在这个时代；他們是在尼安德特人的进化过程中发展成的：尼安德特人不断改善自己的工具和社会組織，从而創造了新的生活条件，这些新的生活条件又影响了人們自身的本性。

我們知道，尼安德特人曾居住于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欧洲的北部除外）、亚洲的相当大的領域和几乎整个非洲。自然就会产生这样一些問題：在这个广大領域內的尼安德特人是否都变成了現代人？是否尼安德特人的所有集体都加入了这个改造？現代人（Homo sapiens）的形成中心只有一个呢？还是有若干个？德国人类学家魏登瑞在1939年回答这些問題时，提出了“多中心說”，依照这个理論，人科从爪哇直立猿人經過尼安德特人到各个現代人种的进化就有几个独立的策源地（在印度尼西亚、在中国、在东非或南非

^① 現代人（Homo sapiens）又譯作智人、真人等。——譯者